

### 春钓蝾螈

◆(辽宁·大连) 孙长乐

那天在家吃饭时,父亲说,在早市上看到有人在卖蝾螈,价格挺贵。我知道父亲爱吃蝾螈,便说现在又到了蝾螈上市的季节,想吃我就去买几斤。父亲说还是自己去钓有意思,他打算周末去钓。周末我也休息,就决定跟父亲一起去春钓蝾螈。

蝾螈是渤海、黄海独有的海洋生物,生长在海岸的滩涂和沙地里,每年只有春、秋两季才出。蝾螈属于甲壳节肢动物,有两只大螯,长得跟龙虾有些相似,一般都是五六厘米长,外壳灰秃秃的,煮熟后就变成了红色。我所在的那座城市,以前每到蝾螈上市季节,随处可见,这几年却是很少,上市期也短了。

周末早晨,我和父亲打车去了一个叫毛茛岛的地方。毛茛岛那儿是郊区,离市区比较远。父亲自年轻时就喜欢钓鱼,哪片水域有什么鱼,哪个季节该钓什么,都了如指掌。父亲说,以往在市区周边的海域,就能钓到个大肥美的蝾螈,可近几年由于海水受到污染,城市附近的水域,一般已见不到蝾螈了,有时碰巧钓到一两只,不仅又瘦又小,闻上去还有一股机油味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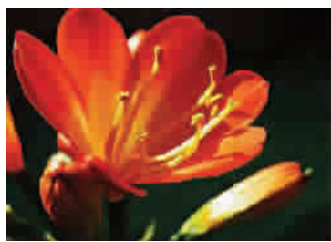
到了毛茛岛,正逢退潮,放眼望去,前面都是湿漉漉的泥沙。父亲往里走了一会,俯身仔细看了看眼前的泥沙,说这里应该有蝾螈。我便按照父亲的指点,用一把平板铁锹,把那块泥沙铲去了一层。在铲过的地方,可看到一些手指粗的小洞,蝾螈就是隐藏在那些小洞里面。这时父亲拿出两根尺把长、笔杆粗细的木棍,木棍的一端拴着一撮羊毛,看上去就像是一只羊毛笔,我与父亲一人拿着一只“羊毛笔”,蹲下身子开始钓蝾螈。

钓蝾螈就是把木棍带羊毛的那一头,慢慢往洞里插。蝾螈不喜欢羊膻味,当羊毛触碰到它时,它就会伸出两只大螯,紧紧钳住木棍,不停地往外推顶,企图把带有羊毛的木棍推到洞外面。当看到蝾螈一露头,就得眼疾手快,连蝾螈和木棍,一下全给拽上来。若是一下没有拽上来,那蝾螈就会松开木棍,迅速地退回洞里,再也不肯露头了。即使用铁锹挖,也很难挖得到。

钓蝾螈是很有趣的事,不知不觉,已快到中午了,我与父亲便收起东西,准备回家。掂量了一下我跟父亲的成果,估计能有六七斤。

到了家里,父亲便开始烹煮蝾螈。尽管现在蝾螈有盐爆、辣炒、油煎等多种吃法,可最传统的做法就是清水蒸煮。蝾螈都是有土腥味的,父亲做蝾螈,从不去除那土腥味,他说,蝾螈里含有多种对人体有益的营养成分,烹煮时应尽量保留原味。亲手钓来的蝾螈,再由父亲亲手烹煮,吃起来真是醇香可口,别有滋味。

自然界真的是有很多奇妙的东西,而人的智慧也是无穷的,只要能充分发挥智慧,就能充分享受到大自然的馈赠。



从最皮实泼辣的绿萝开始,屈指一算,养花也有十几年了。其间经历过几场莫名其妙的“失手摧花”,我对自己的园艺水平,信心一度跌到冰点。没想到去年居然触底反弹,迎来了君子兰、滴水观音次第盛开。

君子兰是先生从早市的花农那儿顺路买来的,虽然是装在一次性的花盆里,叶片却依然齐整洁净,像落难的闺秀,局促里仍不失端庄。我本对它没抱什么希望,只是随意养着,没想到几个星期过去,它非但没有任何委顿衰败的迹象,反倒一日日舒展鲜活起来。我心里一热,拍拍它的叶尖说:

### 君子观音次第开 ◆[北京]阿简

咱争口气哈,好好长!

它果然争气地好好长起来。叶片比初来时更宽厚坚挺,叶脉也更清晰深邃,浓绿之中透着油润的光泽,贵气而沉静。入冬时,叶鞘竟长得格外饱满膨大,像发福长出了水桶腰。大概是一月初吧,忽然发现一个白里泛绿的东西夹在叶心里,于两层叶片的缝隙间探出头来。“莫非是传说中的花箭?”我心里一喜,马上求证百度——竟然是真的!难怪之前它的叶鞘那么圆壮,原来是珠胎暗结的“孕象”。我看看它的花苞,担心会“夹箭”,于是除了加强光照之外,还赶紧追施磷肥。它善解人意地顺利“分娩”,鲜灵灵的橘红色花朵规规矩矩,轰轰烈烈,一朵接一朵地开放,共开了二十三朵之多。

滴水观音则是从父亲那里分来的。几年来,我给它浇水施肥,伺候得中规中矩,它也乖乖巧巧地平安成长,

这两年已出落得亭亭如盖,主干如莴笋一样粗,肥厚油润的绿叶子比荷叶还大,看得来访的客人直呼“霸气”。晚春的一天,我照例给它喷水,偶然看见叶杈间探出一只淡绿的“毛笔头”,还奇怪这是个什么东西。日子一天天地变暖,毛笔头一天天绽开,忽然有一天成了梭型的佛龛,淡白的花柱端端地罩在里面,像披着轻纱的观音,在莲台上打坐。我惊奇地上网一搜,终于确定:这个外形酷似观音像的小东西,原来,就是滴水观音的花。

在我们的惊奇和喜悦里,它平心静气地端坐着。一朵败下去,另一朵开起来,前后共有三朵花,排着队来又排着队去。差不多整个四月,我们家都在“观音”的照拂里。

忘了是什么人说过:花儿是有灵性的。它告诉我,很多惊喜,往往是在不经意间出现的,“不是不报,时辰未到”。

### 侯福民樱花摄影作品选



### 婆婆养猫的故事

◆(湖北·黄石) 张倩

婆婆家里的猫已经老了,走起路来都慢吞吞的,撇着难看的内八字,站在门前,等着后面的人给它掀开门帘。婆婆总惦记着另一只稍年轻一些的猫,是这只老猫的女儿,自从上次抓了一个孩子的脸,被公公踢了一脚,便负气出走了,等了好些日子,还不见回来。

自她嫁进婆家,家里就一直养着三只猫,狗却没有一只。婆婆是极其喜欢猫的,原因是她小的时候家里一直养猫。我的儿子也是由婆婆带大,近朱者赤,也很喜欢猫。小时候冬天从外面进屋,脱下帽子便将脑袋枕在老猫柔软的身上拱来拱去,老猫的年龄比他还大几岁,像个看着他长大的老者,任由儿子对它蹂躏。那些年轻点儿的猫就没有这么好的脾气了,原本它们还并排悠闲地躺在炕上,见儿子脱了帽子走来,一个箭步就跃走了。

婆婆讲,她小的时候,她母亲生了她一个便不能再生,怕她孤单,养了只猫陪她。那只猫毛色极好,油光光亮,她走到哪都会跟到哪。缺衣少粮的年代,仿佛老鼠也少了,猫不怎么出去觅食,婆婆疼爱猫,宁可自己饿着也会省一些饭给它吃。她的父亲很不高兴,托一个远路来的亲戚把猫带在路上扔了。隔了一天,猫自己找回来了,父亲不甘心,一次出门时,把猫装进麻袋,渡船过了黄河,丢在了荒滩,以为这一回猫是铁定找不回来了。她大哭,又踢又闹,谁知几天后的深夜,猫又奇迹般地在屋外挠着门。她大喜,她的父亲也很吃惊,觉得这是一只重情义的动物,便不再撵弃。

养猫养久了,但凡那只猫夭折了或者丢了,心里总不是滋味,要难受好几天,日久生情,人与动物,未尝不是如此呢!给婆婆打电话,那只出走的猫,还不见回来,婆婆叹着气说,现在的猫和人一样,都娇气了。说着说着,又念叨起她家从前那只重情义的猫来,几十里路,隔山涉水,那只猫究竟是怎么回来的,至今还是个谜。



杏林群雀 刊头国画:马星培

花  
鸟  
虫  
鱼  
(第一百二十四期)

### 我的白喉矶鹑 ◆蒋放文/图

上世纪80年代,我从车间调到情报室任翻译。用脑多了,想养只鸟儿松弛一下神经。得空到连云路鸟市转悠,那里的鸟摊一个接着一个。从有记忆开始,它便成了我流连忘返的乐园。

小刘眉清目秀,是养鸟的行家里手。那天他站在路边,手里托着一个自制的鸟架,架子上笔挺地站着一只小鸟,身长有180毫米,头顶宝蓝,胸腹黄栗。喉部有块葫芦状白斑,上下贯通,至少有20毫米长。它的头略扁,有点像蛇头。鸟儿双眼突睁,眼球四周缀有金色斑纹。小鸟勾去了我的魂儿,我决定带走这只白喉矶鹑。

小刘热心肠,陪我去摊位上买了一只点颏笼。说来汗颜,那天身上所带银子不多,买了鸟笼后所剩无几。尴尬之中,小刘说没关系,愿意陪我回家取款。小刘还教我饲养该鸟的窍门。以后,他自然就成了我养鸟的老师。

我将白喉矶鹑养在点颏笼里,装上用紫藤根制成的栖棒。置一缸清水,另外两只食缸内分别投入画眉粒料和蛋小米。为了满足鸟儿对动物性蛋白质的需要,每天再喂上一条大麦虫。

迄今为止,白喉矶鹑是我喜

喜欢的鸟。究其原因,或许是它是我养的第一只鸟,对它持有一份特殊的情感;或许是它有着艳而不俗的毛色;也或许是它的叫口与众不同。白喉矶鹑在咏唱时另有一功。它的嘴是闭着的,喉部白葫芦微微起伏,奏出悠悠颤音。它不紧不慢地哼唱,犹如静夜吹箫,幽怨绵延。有时又像山涧细流,温婉柔情。到了仲春,开始大叫。它的嘴半开半合,鸣声有板有眼,似黑管又似陶笛。除此之外,我还喜欢瞧它饮水时的傻样。它伸长了脖子,低下头,啜上一口,仰头朝天,徐徐咽下。有滋有味很享受的样子,像煞酒徒在品尝着杯中物。

当然,白喉矶鹑也有缺点,就是深夜“吵笼”,扰人清梦。但它的魅力是显而易见的。工余喂上一只白喉矶鹑,观赏聆听两相宜。



### 爱管闲事的小黄

◆(陕西·西安) 素颜简心文/图



小黄是我家的一只小土狗,长得非常可爱。它全身以淡黄色为主,颈腹部则为白色。黑漆漆的大眼睛像两颗熠熠生辉的黑宝石,一对小蒲扇似的耳朵耷拉在圆溜溜的脑袋上。

看起来温顺乖巧,其实,“狗不可貌相”,小黄特别爱管闲事。除了看家护院的本职工作,它还抢了猫的饭碗,干起了兼职——抓老鼠!

俗话说:狗拿耗子,多管闲事。小黄就是这副“德性”。一天,小黄正在院子里“巡逻”,忽然发现从院墙角落蹿出一只大老鼠。机灵的小黄立刻勇猛地扑上去,一口将“犯罪未遂的嫌疑鼠”咬住。对付继续挣扎的老鼠,小黄左右摇摆自己的脑袋,直到把老鼠转晕为止。第二天,它又“一锅端”了一窝小老鼠,一共9只,厉害吧!而母鼠就是前一天捉到的那只。小黄虽然捉老鼠但并不吃,把它们玩死了,就丢到一边不理了。每捉到一只老鼠小黄就会急着来给我报信,如果我不在家,它就一直守在老鼠身边,不准家人把老鼠给扔了,一定要等到我回家后再摸摸它的头,表扬它了,它才肯让人把老鼠给扔掉。这机灵鬼,还懂得邀功呢!

小黄不光抓老鼠,还会抓蟑螂。记得有一阵子我家的蟑螂特别多,小黄就主动当起了消灭蟑螂的“小英雄”。每当看到蟑螂,它就像听到军令一般,飞奔过去,用爪子轻轻按住蟑螂,把它翻个“底朝天”,等蟑螂好不容易翻过身来,小黄又再次把它翻了过去,如此三番五次,直到蟑螂筋疲力尽,小黄才伸出湿乎乎舌头舔了又舔,最后舌头一卷,把蟑螂吞进肚子里。

除了兼职这俩活儿,小黄管的事还多着呢!比如我手机一响,小黄就会立刻跑过来,歪着脑袋盯着手机看。如果不接,它就过来抓我的腿,仿佛在催我快接电话。我有时候逗它故意不接,它就急得一边哼哼一边围着我手机一圈一圈地跑,直到我接了电话为止,样子滑稽可爱。

家里自从有了小黄,生活充满更多乐趣。小黄管的那些“闲事”,其实都是在帮我们呢。